

## 一 废墟

我躺在一片灰色的废墟之中。

瓦砾和墙砖的碎屑散落一地。墙柱沉默地立在灰色的天空下，枯竭的蜘蛛网骨断筋连地附在颓墙上，任由微风撕扯。

天地静默无声。日月无踪，昼夜无分。宛若置身失掉时间维度的次元。

我的四肢百骸还有力量。充沛的水分和糖分流淌在我的血管中，足够让我站起来，走出这片瓦砾堆，去往天的另一端。

但我站不起来。有条虫子附蚀在我的骨髓中。从我的神经里钻出来的虫子，名为厌倦的虫子。

厌倦一切。放弃去做一切。不是悲伤也不是绝望，不带什么负面情绪。仅仅只是淡淡的厌倦和漠然。

为什么？

也许，一半因为自己的愚蠢，一半因为世界的苍白。

静静地躺着就好。

自己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。无力探索逻辑和语言的深处，也无力在与世界的实际接触中获得什么感悟。浑浑噩噩地过了二十几年，生命的重量就像轮胎漏气般一点点失掉了，从欢快地爬在地上牙牙学语的顽童，漏气成一个无法确证自己存在、如若只是个漠然漂浮在城市中的幽灵的可怜人。

说我精神胜利也罢，说我愤世嫉俗也罢。除开了解自己的愚蠢，却也越发觉得世界之苍白。众生熙熙攘攘。为了意义真理之类啦。或是些落俗的目标。他们扛着自己的旗帜，旗上写着自己为什么而活着，于是奋力地向前去了。我却越发觉得根本无所谓。无论为了什么而活着，从某个角度讲，也不过是人类的作茧自缚，精神自慰罢了。为什么不能让四季悠悠而逝呢？如云涌，如水流。莫去想什么前路。活着不是为了为什么。人不需要为了什么而活着。活着仅仅只是活着。很苍白、朴素、简单的事实。

无法得到那种对生命的热情。越发感到，无论对什么的追求，都不过是神经对于某些特定事物的兴奋。爱也罢，对什么什么主义的追求也罢，对什么事物本质的探寻也罢，对创造的执着也罢。拆开来，都是大脑中的激素水平和电信号刺激。删掉这些人类误以为是什么永恒之物的激素和电信号，那些他们追寻的东西，也就剩下冷冰冰的一团，复杂难解，令我感到自己的愚蠢，但也觉得其物之乏味。何况，历史不断地证明，语言和理论，大半是高明的骗术。

于是一切都变成灰色的。我躺在灰色的废墟之中。

大地缓缓地沉降。天空一点点黯淡，灰色逐渐凝结，变得有了形体。天空不再是天空，而是无边无际的灰色天花板。我沉降到了某所建筑的深处。冰冷的水流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在我的身周交织，又流淌开去。灰黑色的、深不见底的地下河，如墨与铅的涌动。倒悬的圣母像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白瓷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。灰色的蛇头从她的胸襟里钻出来，盯着我。我认识它，那引诱人类打开了智慧之门的蛇。将人类从永恒中放逐，驱赶到大地上的蛇。使人类永远困在无止境的各种轮回中、无可得到超越之物的蛇。

它轻蔑地嘲笑着我的愚蠢，我的苍白。它的眼神刺痛着我。如同时间刺痛着我。

厌倦一切后，活着这件事本身，也成了时间折磨神经的钝刀子。

我还在往下沉。我沉入黑色的水中。然后我穿过某种界面，漂浮在黑白色的房间中。仅有黑白色的窗格、床铺、桌子，无法分清究竟是确有其物，还是某种光影的假象。而目所见的一切，都如覆盖着一层摇曳的透明流体，不真实地微微晃动。门半掩着。我飘过去。门外是黑白色的庭院。庭院中有一口池塘。穿着黑白和服的女子坐在池塘边，双足浸入水中，

露出白皙的小腿。她手中抱着一条娃娃鱼，透明的娃娃鱼。我忽然极度地想念我的母亲。尽管我知道这不过是神经和激素的错乱，我还是无法克服我此刻对母亲的渴望。那女子会是我的母亲吗？这不可能的，我知道。可我无可抑制地、抱着明知为绝望的希望，向她漂去。快接近她了。她没有回头。但是她怀中的娃娃鱼扭头看着我。那鱼笑了。它透明的身躯忽然变得修长，脸部迅速扭曲变形，显出它本原的模样。是那条蛇。还是那条蛇。太晚了。它从女子的怀中扑了出来，狠狠地咬住我。我所见的这一切究竟是什么？是那尊抱着蛇的圣母像在水中的倒影？还是混乱无价值的梦？我不得而知，在迷乱中失去意识。

我醒来时，我的双脚正无意识地迈动着，拖着我晕厥中的大脑行走在一片漫没白沙之上。沙子不是生动的黄色，而是淡漠的白。因为它失去了时间，失去流动的物质生命。在这片永恒的失落荒凉中，色彩失去被时间赋予的所有意义，只留下作为标识符号的作用。荒漠中散落着无尽的尖塔。

仅有几十公分高的石块堆。用拙劣的技术一块块地垒起来，甚至经不起手指的轻轻一触。两人高的方尖碑。粗粝的轮廓，草草打磨的形状。宏伟的金字塔。尽管已经被风沙抹去它新生时的棱角，还是能从它的构造中感受到原始的几何构型之美。数百米之高的通天塔。不知名技术建造的外墙，即使在如此荒凉中，也仍旧保持着崭新般的光泽。可它那高耸的塔尖早已脱落，被无可知的外力所摧折，半截埋没在滚滚白沙之中。

谁修建了它们？它们又为何失落在这片荒原中？不得而知。无可探寻。它们被建造时的意义，都随着斯人的远去，消失在无踪可寻之地，甚至留不下一个被落日烧灼的背影。

走啊走。走啊走。时间消失之地，距离的远近失去意义。唯有意识随着疲劳愈发朦胧。视线逐渐昏沉。天空中仿佛飘扬起翻滚的白沙，或是笼罩着阴沉的雾气。某道无尽绵延的高墙在视线的前方若隐若现。一道道隐藏着失落奥秘的纹路在风沙中隐约显出身形。但我甚至无法分清它们是真实还是错觉。雾气，或是风沙，渐渐地遮盖了一切。我再次陷入黑暗之中。

身下传来柔软的触感。我感到一阵熟悉和怀念。

睁开眼。兴奋、错愕与失落同时抓住我。

我多少次梦想过这片花的海洋？这片无边无际的花海。我分明记得我曾来过这片花海，在我记不清的某个时刻，经由某道无可确知位置的门。那时的记忆如此深刻地镌写在神经的最底层。蔓延无边的金黄色花朵，伸着头，朝着蓝天中的太阳。绿油油的茎秆，带着浓郁到快溢出来的生命力笔直地挺立着。或者是，白色的柔软花朵的海洋。娇铃舒展的洁白花瓣，低低地在大地上盛放，绵延到天的尽头，柔和了地平线的轮廓。在梦的最深处，这片花海是最适合安睡的温床，如同追溯到母亲子宫中般舒适柔软。还有的时候，这里不是花，仅仅只是绿色的青草。风吹过时，草随着风涌动，如同翻卷的绿色波浪，叶尖反射着金灿灿的阳光。……

那时，分明有个戴着白帽子的女孩站在草原中央。她打着一把白色的伞。

奇怪，那是什么时候？

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。裙的下摆隐没在青草中。

……

这片花海。我儿时曾误入、无数次渴求返回的地方。最令人魂牵梦萦的世外净土，代表着某种终极的永恒之所。

当我此刻带着被蛇撕咬的隐痛、忍受着蚀入骨髓的厌倦、努力挥开风沙蒙在脑中的雾气而站起身，看见的，只是一片凋敝殆尽的苍白。

花瓣失尽了水分，脆弱得只需轻轻一碰，便化作齏粉。枯黄的茎秆，瘦弱得连支撑自己站立都费劲，瘫倒在黑色的土地上。四望开去，皆是满目荒凉。

啊……

我枯干了。

谁来救救这片花海……这片我赖以超脱世间、短暂寄身的幻梦……

浮世皆虚，夜梦亦非真。

狂风卷地而起。

苍白的花瓣随风而起，下一秒裂作细白的粉尘。

那是花的残躯？还是死去的雪？

我忽然恍惚了。

漫天花的残粉飞扬……

不，是漫天的细雪飞扬……

细雪在风中翻卷，在风中膨胀，铺天盖地，笼罩一切……

漫天漫地都只剩下白茫茫一片……

最后，细雪慢慢地沉降下来。不再有一丝风，雪安静地覆盖着大地，如同已经覆盖了千万年。在失去时间的此处，刚才发生过什么早已失去意义。事实就是，这片雪，从一开始，就覆盖着大地。

我再次想起，我来过这里，这片雪原。

在我人生中某个朦胧黯淡的时刻。那天我关在某个安静的房间里，拉着窗帘，于是隔绝了窗外深沉的夜和楼下的一切喧嚣。天花板上开着蓝色的灯，蓝色的光洒出柔和的灯罩，漫下白色的墙，连带着被褥、窗帘，浸入房间的每个角落，把一切都染蓝了。一切都在蓝色中失去重量，于是穿越了某种由梦搭建的边界。

就是那时，我来到过这片雪原。我还能想起那时晶莹洁白的雪，安静柔和的雪，清冽温软的雪，还有雪原上方清澈的星空，亘古的深沉黑夜中闪烁的点点星光，没有经过一丝的污染，澄澈得足以直指灵魂的深处。

那是足以称之为终点和永恒的地方，是理想的埋骨地。

可惜那时我还活着，时间还在我的身上流动，因此我注定要离开这个终点。

……

那时，在雪的深处。

好像有个穿着白裙的女孩。

在纷纷飘落的雪花中，如雪的精灵般，轻盈地舞动着，旋转着。

我在哪里见过她？见过她翩跹的裙裾？

……

无论多少次试图再返回那片雪原，我都没法再找到那日那般柔和的蓝，也抛不开自己肉体污浊的重量。

而此刻……

我再次回到这片雪原。

可是，这片雪原变得黯淡了。

雪失去了它的晶莹。它的柔软。它的洁白变为苍白。它不再是某种终极，失去那足以让我寄身避世的魔力。它自己成了自己的埋骨地。

我茫然地望着这片熟悉而陌生的故土，缓缓地挪动脚步，深深浅浅地在雪中踩下一个个脚印。我还记得雪原那曾经绵软的触感，而如今脚下的雪却只给我冰冷和坚硬的感觉。

我要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

头顶的夜空，群星早已隐没无踪。只剩下污浊的黑色，如同深不见底混沌深渊的巨眼之凝视。

深渊凝视着，我凝视着深渊。

然后，天地翻转过来。雪原错位到我的头顶上，迅速远去，隐没在无尽的黑暗之中。而我直直下坠，落向深渊之巨眼。

翻卷的黑色凝结出实质，化为滚滚的浪涛。

我跌落在一片黑色的石滩上。纵目而望，无边际辽阔的黑色海洋。

啊啊啊……

记忆继续灼烧我的大脑。

这是另一个我曾抵达的终极……

那是几年前……那天我坐在敞开的窗前……面对着滚滚东逝水……

凌晨两点，街面的灯只余下萧然……

我饮下杯中带着秋天苦涩的液体，任凭寒意卷上肌肤……

向下跌去。跌落到这片荒凉的石滩上。

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清澈的海水倒映着漫天的星光，平静无风的海面，分不清海与天的边际，仿佛跳入水中，就可以在星海中遨游。

……

记忆的角落里忽然又闪出了一个身影……

她是谁？

她坐在海边一块巨石上，背对着我，只留下一个黑色的剪影。长发顺着双肩披散，她的头轻柔地晃动着，微风送来她柔软辽远的歌声。她仿佛不是来自地球，而是从星空中降落的一抹微光……

……

我曾抵达的这片大海。

如今，星光不再，唯余浑浊而深暗的海水。

如果那经历数十亿年的地质演化，并没能侥幸地组合出生命的分子。那么，也许如今的大海也就是这般荒凉的模样。

那块记忆中的巨石还停留在原地，空空荡荡。

啊啊啊……

我瘫倒在地面上。厌倦溶解了我的骨头，淡漠冻结了我的神经。

我曾抵达的终极都失去了它们的魔力，徒留我倒石滩上，等着涨潮带走我生死不明的躯体。

我即将被自己的愚蠢和乏味崩解为无生命的无机质。

然后，在我眼前浮现的，是一抹身影。

渴求一抹超脱。渴求一种永恒的微光。

那抹身影。她曾出现在那片花海和草原中。她曾在细雪中起舞，曾在夜海边歌唱。

她是谁？

我已然失落的永恒中，都曾有过她的身影。

她是谁……？

我忽然意识到……

也许她的身上，才有着关于永恒的问题的答案。

我曾自以为的终点，都不过是虚假的脆弱的永恒。

但那个身影不同。

她会是真正的超越之物吗？她是否是真正的永恒向我闪出的微光？还是这一切，仅仅是我个人的错觉呢？

我不得而知。

但此刻，我终于感到一种久违的冲动，促使我从厌倦中重新凝结已然溶解的躯体，缓缓地向着世界转身。

我要去找她，那抹曾向我闪烁的永恒之微光。

## 二 失，失，失

我要到哪里去找她，我的永恒之微光？

我茫然四顾。我空空的头脑给不出多么有新意的回答。当过于难解的问题在脑海中盘旋后，我只能做出那个镌刻在基因中的、近乎本能般的回答：故乡。

我离开故乡已经很多年了。记忆里残留的故乡，并非多么独特的地方。小径穿行过深邃的密林，绿色的稻田沿着山坡垒砌，不过是随处可见的寻常乡土。

也正因如此，面对着地图上一个个相似的寻常地名，我如陷身于荒漠般迷茫。最后，我只能依靠自己记忆中的模糊痕迹，来寻找那片已然失落的故土。

摇摇晃晃的大巴车把我扔在水泥路边。记忆中，就是要从此钻进路边的小路。可当我低着头细细地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探寻后，只勉强辨认出一条依稀可见的往日小路，早埋没在半人高的杂草间。

不得已，我只能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寻到一条还勉强可走的小路，试图沿着平行的方向向内走去。

抬手挥开横向逸出的树木枝桠，枝桠在我走过后又迅速弹回原位，遮去我向后回望的视线。四周忽然变得安静，乡间马路上的灰尘与汽油味也都顷刻褪去，仿佛空气中一切细小的粉尘都被洗落到地上。我再次穿越了某种界面。小路两边随处可见塑料垃圾包装，绿色的玻璃瓶碎片从土里探出头，用死掉的浑浊眼球凝视着天空。

我边走边打量着地面两旁的垃圾。风吹日晒后，彩色包装原本的色彩被扭曲，被蒙上一层黯淡而诡异的滤镜。香烟盒子、打火机、农药瓶子。脚边的塑料玩具包装上，画着近年来火热的儿童卡通形象，都是些对我很陌生的新生角色。再往前走走，到处是些我格外熟悉的垃圾零食包装，还有当年曾珍藏过的附赠卡片。继续向前走去，包装又开始变得陌生，少了先前那些娱乐性质繁多的包装，大都是些农用品的袋子。包装的风格，一点点从充满靓丽的色彩和图案，变为仅有单调的色彩和朴素的文字。

我再回头望去，小路变得仿佛无限绵长，已经看不见来时的缺口了。

即使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，我也没见到一只虫子跳到我面前，没有一只飞蚊来叨扰我的清静。纵使微风吹动，四周的草木林也静谧无声。

小路转而向下，从草木间盘出，引向低处的水库。水泥糊的简陋小房搭在水库堤坝旁。我想起这里了，我曾在某个幼时的大雪天路过此地，那日水面覆盖着薄薄的冰，四周的林木都披盖着素白的雪，提步若在仙境间穿行。此刻并非大雪时节，水面徘徊着深绿色的波涛，一条简陋的船静静地靠在水泥堤坝的角落。太阳向着树梢头垂落，夕光透过云层，为波涛的边缘涂抹上一层稀疏的金黄，在水面中央拉出一条颤动的辉光。

是我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吗？为何日落已近在眼前？

太阳一点点落下。

我一点点向前走去。

光线一点点转暗。

树叶、水面一点点从绿色陷入深黑。

天空一点点从淡蓝转为灰白。

世界一点点只剩下黑、白和稀疏的金。

拨动色彩流转的，是我的脚步，还是时间？

那条岸边的船。随着我一步步向下，它缓缓褪去耐用的塑料外壳，一点点变成一条老旧的木制小舟。

当我茫然地站在水库低处回望时，太阳落下了树梢，收走世界里最后的一抹色彩，只留下在黑白中静止的世界。堤坝边的小房从水泥变为了土墙。我好像走入了一张黑白老照片的深处。

白色的天、灰色的堤坝、黑色的水面。穿行在它们之间的无数渐变光影。繁华的色彩世界安静地让位于朴素，徒留描绘深浅的笔调来勾勒。

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在堤坝上。土气的衣衫，凌乱的头发，瘦削的脸上满是黑点，泥斑或是灰尘。

她静静地立在堤坝上，眺望水库的另一端。随着距离的延长，水面的宽度也一点点收紧，最后束进一片狭小的烂泥潭中。就好像被困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一生，对生命的热爱一点点被狭小、逼仄、单调的乡土缩减，最后结束在脏污浑浊的尽头。

我知道她是谁。我听我的母亲讲过这个故事。我知道从时空的夹缝中走回了那天。她是我的小姨，她比她的两个姐姐都更聪明，更渴望外面的世界。可那抹贫穷的乡土供不起她走去更远的地方，作为超生儿的她连分配到的土地都是别人不要的零碎，何谈什么更远的天地。所以她会轻信那些给她未来和希望的承诺。所以她会被骗到彻底失去一切。所以她会站在这条故土乡亲们一铲铲挖出来的水坝上，站在养育了自己也束缚了自己的水坝上，默默地眺望着另一端的尽头。

但那里不是更广阔的天地，只是一角狭小的烂泥潭。

不，那里是更广阔的天地。那里怎么会是烂泥潭呢？你看，水面不是流动起来了吗？水库中的水冲垮了脆弱的边界，滚滚地向着尽头奔涌而去了。它沿着狭小的路向着更低处的河流奔涌而去了，随之而来的波涛将沿途草木摧折殆尽，水面变得开阔，流动中蕴满无限的可能。只要抵达了河流，就能奔向更远的未来。

我要去，她想。我要去那边。

那女子的身影直直地从水坝上坠落。

母亲对我说，那个涨水的暴雨之夜，她那被骗得一无所有的妹妹跳进了水库里。

母亲又说，真是个傻妹子。她怎么会想不开呢？赖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要是她像她的两个姐姐一样赖着活几年，不就能迎来人人都可以走出乡土的经济腾飞了吗？

雨停了。水小下去。水面复归平静。烂泥潭仍旧是烂泥潭，天地仍然是黑白两色。堤坝上空无一人。

.....

一个修长的身影轻盈地从林间舞动而出。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白得那么鲜艳，那么亮丽，那么纯净。发丝飘扬在她的身后，她轻灵地几步点过堤坝，如光跳跃过水面，闪进另一端的林间去了。

.....

是她吗？那个我苦苦追寻的身影？她果真就在此处？

可是我又要怎么才能追上她呢？

我不知道。

色彩在世界中复苏。夜色已经拉开了帷幕，朦胧的紫罗兰如烟般在天幕中浮现。我匆匆加快了前行的脚步，向着故土更深处去了。

记忆中的破房子如故。在夜色最终降临前，我穿过爬满葡萄藤的院门，推开了满是猫和狗爪痕迹的木门。破炉子、木桌子、长条凳，一切都是熟悉的样子。电视机摆在绿色的桌子上，拉开抽屉，摆着一把手工香。只是，院子里的狗窝空空荡荡，铁链子盘在水泥地上，失去了所有的温度。灰色的蛛网厚厚地笼罩着各个角落，但见不到一只蜘蛛的身影，仿佛虫子也都离开了这里。

我把木躺椅摆到院子里。

月光柔和地从云间洒落。风牵动云的衣角，拉出千万根修长的丝线，如衣袂飘飘。朦胧的暗蓝色笼罩着四野，清澈的月色溶解了最后一缕乡愁。我抬头望向半缺的月，还能看见儿时就注意到的坑洼斑点。月如故，人不复。

我轻轻地把香插在地上，点燃。内敛的火光缓慢地燃烧，并不洒出一丝多余的光线。

蓝烟袅袅而起，轻丝曼舞。

烟随风舞，风牵云动。

一切都在被绵延拉长。连带着时间，陷入永恒的假象。

微风扯不断蓝烟。烟气连绵环绕，渐渐扩散成一缕缕蓬勃，如盛开于夜中的花林，又如无质形的朦胧火焰，一团团向空中升去。而白色的云气却从空中飘落，蓝白两色在半空中随风流缓慢地交缠，纠缠成千条万缕。涡流翻涌，形体变换，两色最终融成一股淡漠的微蓝。那烟雾缓缓收缩，慢慢从中探出一股，宛若女子修长白皙的手臂。接着，她的头颅、躯干、双腿都从中飘出，仍穿着她那条连衣裙，轻盈地向着月奔去了。

我无法追上她，只能沉默地望着她奔向月的背影。

月当空，星无踪。

我沉沉地在躺椅上睡去。

我是被人粗暴地推醒的。穿着蓝色保安服的人没好气地问我靠着工厂的大门要做什么。我气愤地想告诉他别胡说八道这里分明就是我的老家，回头却只见到新砖砌成的钢铁厂大门，轰隆隆地机械声从内部传来。

白底黑子的招牌挂在大门的两侧，其上的地名既让我想起了我故乡的名字，也让我慢慢理解了眼前的事实。

这里已经是一片工业园区了。

我低头向着保安道歉，匆匆地沿着工厂院墙外的小路逃走。一直走到工业园区的边缘，恰好就是那水库。我站在堤坝上，茫然地望着尽头的烂泥潭。站在同样的位置，四十年前小姨不惜一切要逃出的乡土，却成了我回不去的故乡。

而我的永恒，我到哪里去寻找你？

视线的尽头，景物缓缓地发生变化。天空中仿佛洞开了一扇门，向我显现出另一个世界，一个被流放的世界。我看见，我的故乡并未消失，只是被放逐到了一个我无法抵达的时空，房屋并未变成工厂，只是失去了它的居民，在无尽向后流逝的时间中缓慢地坍塌。房顶的瓦在风雨中破裂为碎片，房梁渐渐地撑不起它的负重，最终瘫倒在地上，留下满地的碎砖瓦。窗玻璃覆满了灰，最后破了，留下空空的窟窿。荒草埋没了裸露的庭院，被荒草撬动的墙砖也颓倒下去，最后仍保持着站立的，仅有一根门柱。时间继续流逝，时间会无止尽的流逝下去，我的故乡没有消失，而是陷入了比死亡更可怕的无尽失落之中。荒草也倒了下去，绿色的杂草地慢慢地变成荒凉的黄沙，碎砖堆里的蜘蛛丝也一点点腐朽为灰尘。砖瓦埋没入沙土，最终只剩下孤零零的门柱，默默地眺望着荒原，眺望着永恒的失落。

它是在回望我吗？它是在向我告别吗？

我不知道。等我回过神时，景象已然消失，天空仍旧是天空，水库的尽头仍然是烂泥潭。我知道我的永恒已经离开了故乡。我走下堤坝，向着深山走去。

### 三 灵山，忘川

距我从工业园区走出来已经很久了。我茫然地穿过一片片起伏的丘陵，忽然听见哗哗的浪潮声，于是抵达了这片荒凉的江滩。四野人烟疏旷，倒塌的砖墙隐没在茂密的林间，枯干的空井同化于苔痕的青绿，唯有左侧高崖上立着的红白相间的信号塔，拉起此地和文明的最后一丝联系。

江滩上不远就有一座倒塌的木屋，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。当年的居民修建的石砖路仍静静地匍匐着，一直延伸到江边，变成柱子和木板铺成的小小码头。我缓缓地踏上木板，脚底发出咯吱的响声，但仍旧稳固，没有倒塌的迹象。

我呆呆地站着，凝望着水面发呆。

汨汨清流从乱石间穿过，薄薄的雾弥散在江面上。深青色的墨从云间滴落，滴在群山之上，沿着山脊流淌，在渐变的色调中晕出圈圈柔和而深邃的丝线，最后注入灰色的江面中。视线越过山脊，仍旧是无尽的山峰。飞鸟从林间跃起，掠过江面，化作小小的墨点，失落在大地的无尽波涛之中。

雾缓缓地腾起，如凭空浮现的无形之魔，吞噬着万物的色彩。群山的身影黯淡远去，只留下一抹水墨色的剪影。回头，来时的路已然隐没无踪。雾气隐没了江流的来处和去路，青灰色的水流如凭空自天外而来，滚滚落入不可知的虚空之中。

一个墨点悠然地穿越视野朦胧的边界，从白茫茫一片中浮现。墨点膨胀为人影，一个罩在长袍里的白发老妇，慢慢地撑着木船向码头驶来。她淡然地拨动着手中的船桨，扁叶之舟却稳如泰山，一点点向我靠近。

船身稳稳地停在里码头一步之遥的水中。

“年轻人，你从哪儿来？”她问我。苍老的声音磁性不减，吐字清晰而有力。

“故乡，”我说，“曾经的故乡。”

“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

“找一个人，”我说，“我一直在找她。好几次她就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可我却无法追上她。”

“你要去哪儿找她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找她？”

“为了用一种永恒对抗另一种永恒。”

“对抗什么永恒？”

“永恒的倦怠。”

她布满皱纹的苍老肌肤怪异地扭动起来，堆出一个波澜起伏的诡异笑容。

“孩子，”她说，“你不够理解生命，也不够理解死亡。”

“那你能否告诉我，理解是什么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她的笑容越发怪诞，“你还在试图用文字和语言去理解它，那就还离得很远啊。”

“理解生命和死亡？难道不仅仅是电信号的有无？”

“你在自己世界的角落里陷得太深啦，孩子。”她说，“来，上船吧。”

我走上船。船身的吃水线却毫无变化，仍稳稳地定在水中。



她挥起船桨。顷刻之间，码头和江滩隐去无踪，四周只剩下茫茫的水。船身钻入茫茫的雾气中，浓雾随着船桨挥舞而翻涌，行若游龙。船身以无法理解的高速向着某处驶去，最终破开浓雾，如一支孤零零的箭矢，射入一片广阔的水域。

再扭头寻她，已渺无踪迹。

泛孤舟于沧海，纵扁叶于极渊。回头望去，来时茫茫的雾海上极天穹，锁住归去的路。放目远眺，四面是蔓延到天际的无尽的水，水止如镜，唯舟尾漾起一圈圈波纹，缓缓地散开去，如薄雾般消散。

海无边，天无际，雾无尽。

我若漫漫苍蓝中一闲笔，皓皓天穹下一孤鸿。

时间失去意义。空间丢失距离。轻轻漾动的漠漠静水，模糊了静止与流动的边界。

有什么开始消散了。那些必须在时间的匆匆流动中彰显自己存在的欲望，那些必须在于世界纷杂诸物的比较中确证自己存在的心绪，在这片无物可比较、无物可躲藏、无物可泄欲的天地间，似雪般融化了。所有的焦虑、渴求、不甘、嫉妒、痛苦、悲伤、快乐、癫狂、躁动、幸福、喜悦、孤独，从虚空中开出的一个口子通通地倾倒出去，心中只留下一片平静的漠然。

俗世附着在尘心之上的幻觉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终被这片净土洗练而去。唯余一颗空空的心，无别于草木，几同于顽石。

还有这片浩浩淼淼的水……

我和水的区别是什么？

和它们的平静与柔顺、不争而近道相比，我有何可取之处呢？

幸而此刻，我空空的心已然承载不起我存在的重量……

我在融化。

我的四肢在崩解。我的脑浆在流泻。我的血液奔离而出，却不是红，而是一片清澈的灰……

我是水……

我本是水……

我融化进这一片淼淼的水中……

我的局促而狭隘的身体终于崩裂，将我释放到更广阔的天地间……

我感到我充满了天地……

我在扩散……我能感觉到这片平静海面下的小小暗流……

我曾是谁？

无可追溯……

如今，我与天地一体……

我感到海洋流动了起来……

水分子躁动地向海面扑去……带着我……带着我跃动到半空中……

流转，融合，凝结……

朵朵蓝灰色的水莲盛开在水中。

一股股宏巨的水柱冲天而起，参差而列，如绵延的山脉。

蓝色的飞云从水面飘向天空。微风挟着雾气飘向山峦，将薄雾缠在云间，轻柔地雕刻着新生的粗粝水色山峦。片片水花不断自山间崩离而下，落入山底的峡谷间。在风的手中，山慢慢具有了它的轮廓、它的力度、它的险峻和它的雄伟，也张开它的怀抱，敞开那门户中拥风而入的千百个洞穴。

水色的白鹤轻盈地自海面展翅，飞入袅袅的水云间。一串水色的种子沿着它们的尾迹坠落，嵌入到新生的山脉之上，摇曳着生长起来，花树交杂，草木丛生。

最终，海面中落成一座灵山。

一颗莲子扎根在我的头顶。它汲取着山脉中的水塑形，于是将我从水面下一股股抽出，重新凝结在它的花叶间。我轻轻一动，便从它的茎秆上脱落，化成一团游移无定的水雾，在山间漫起步来。

空气中弥散着若有若无的水香。拾小径向深山而去，四野花鸟俱静，草木无声，唯微风起时，送来一阵梵净禅结的水音。不知源自何处，巍巍灵山间，唯余这股汨汨响动着的水声。还有什么不满？还有什么情绪？我还留下什么？

此时此地，我已步入超然之境，不是吗？

弃绝七情六欲，抵达彼岸。解身为水，贯通生死，化入天地。

所以这便是那个永恒。那个渡船上的老人，想要给我展示的永恒。

可是……

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太空了。空空荡荡。

“我”早已消失掉了。当然，“我”从来就不重要。

可是……

我举起我化作水雾的双手。

在这片淼淼的水色天地间，我的掌心，仍残留着一抹淡淡的微光。

重要的是，那永恒之光。

我无法选择一种没有重量的永恒。我钦佩那些抵达了这样的境界、并以此在俗世中存身、得度余生的悟者。

但是……我知道我做不到。我知道我眼前所见所感的一切，不过是老人试图指点我迷津的造化。我知道我凭借自己，永远不可能抵达这样的忘川与灵山。我知道我即使忘记了自己，也忘记不了那一抹对永恒之光的渴求。

在我明白了这一切的那刹那。

所有的水山水云水树，忽然都模糊了它们的轮廓。

然后，崩然瓦解。

天地间巨浪交杂，无数水花崩碎消解。水幕拍击着水幕，一阵阵响彻天地的巨声如炸雷般轰鸣，似乎是叹息着我的执迷不悟，我的自甘堕落。

最终，一切消弭于无形，重归于忘川静海之中。

回过神来，我好像从未移动过，只是呆呆地站在舟上发愣。

雾海从天际线处涌动而来，很快吞没了我。

……

我还站在那个孤零零的码头，眺望着青山。一切好像只是一场梦，或者本就只是一场梦。

衣服和裤子都湿漉漉的。

我苦笑了一声，转身，继续向着荒野的深处前行。

#### 四 裂渊

我仍在路上。直到太阳变得浑浊而昏沉、直到山峦尽染金黄、直到天幕坠入夜的怀抱，我仍在路上。

我从未见过如此纯粹的夜。道路两边都沦落在彻底的黑暗之中，无论那是农田、树林、沼泽、溪流、草地还是任何其他，都只能存在于我的想象中。尽管月高悬于空中，它却白得那么惨然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抽干了精华，只留下一具苍白的空壳，仅仅只能将自己挂在空

中,不再有气力落下半点月华。这无边际的浓郁黑暗中,唯一能依稀看见的只有脚下的小路,向着前方蔓延的蜿蜒小径,呈现微微的淡褐色,如同深渊最底处灵魂的微弱荧光。

黑暗可以使人感到逼仄,感到恐惧,也可以反过来使人感到空旷,感到舒心。黑暗抹去了我们确证物体存在的主要信号,将四野沉沦于无实体般的虚无之中。空间变得前所未有地开阔,仿佛整片天地都只剩下孤零零的自我,和向前蔓延的小径。苍白的月确证着空间的延展,我好像漫步在时间的尽头,越过了文明的极限,抵达了质子衰变之后的废墟,宇宙还原于洪荒未辟前的荒凉,唯寂静的回声沉默地奏响。

我仍在路上。月亮被谁拆开了,露出它的内部。它的内部塞满了无声转动的齿轮,中心的一颗小小齿轮上还附着着两根指针。它们发出仅够照亮自己的白色弱荧光,徒劳地计量着命运和时间。无数人所同见的这月,离地球最近的星,是人类文明最初也是最后的见证者,盘旋在 384403.9 千米的高空中,见证过无数的生离死别兴衰起落喜悲哀怒悲欢离合阴晴圆缺,看尽了人世,于是哭干了它所有的眼泪,只剩下一个个枯干的坑洼,和冷漠而干燥的微光。

所以我不追求日月这终将熄灭的火焰。我追求那抹永恒的微光——

白色的影子轻盈地跃入视野,摇晃在视野的尽头。天地尽黑之中,那抹白色是如此扎眼,一瞬抓住了我全部的灵魂。

是她,我苦苦追寻的她。是她,直到文明的废墟,直到太阳将熄灭,她也仍一如当年,站在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,轻快地舞动着——

我迈开脚步匆匆追去。她离我那么近,茫茫天地间只剩下我和她,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碍,仿佛触手可及;她离我那么远,永远在天际线处等待着我,无论我怎样试图靠近,她仍只是轻盈若蝶地向前飞去,并不离我更近半分。

追啊追啊追……

忽然之间,我感到失去了重量。

苍白的月忽然急速向高空中升去,然后消失。淡褐色的小径也不见了。找不到支点,我只感到自己在下坠,四周的黑暗更加具有实质,似铜墙铁壁般包围了我。哐当。

熟悉的感觉。破开水面的感觉。我感到自己浮动在无定形的黑暗之中。身体浮动在水中,下方是无尽的黑暗,上方亦是无尽的黑暗。

白色的身影闪过上空。她在上方悬滞片刻,向着高空中飞去。

她真是在向着高空中飞去吗?低头看看水面——她为什么不是在向着极渊的深处沉坠呢?

她化作小小的白点。空中一个,水中一个。

她是夜空中的星星。她是极渊底的珠宝。

我该去哪儿找她?

我感到自己被撕裂了。

我的一半大脑对自己说:去天空吧,她来自亿万年前的那颗星星,那颗荒凉的、表面徒留无尽的风暴和黄沙的星星。你们已经相识了亿万年了,自那些无定形的生命从星球内部的空旷黑暗中诞生之刻,你们便一起相拥着取暖,在无尽黑暗的地下共同度过了无尽的时光。你忘记了吗?正是因为你忘记了,她才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找你吧?可是她没法来见你,因为你已经忘记了她,你已经想不起她的真容,即使见到她你也不会认出她。所以必须要依靠你自己想起来,她能做的只有指引你,徘徊在你触手可及的边缘对你投下朦胧的暗示。她是来自星星的永恒之光啊,她是纯净、洁白、轻柔的绝美化身,她能过滤掉你灵魂污浊的重量,带着你飞过永恒的夜空,去往星海的最深处,在星与星的和弦中升华至时间也无法抵达的永恒。你想起来了么?

我的又一半对自己说：去深渊吧，去深渊的最底部。你忘记了吗？忘记了你们诞生的那处黑暗热泉，忘记了在那黑暗海沟最深处度过的无尽时光？忘记了你们一同游移在生命与无机质的混沌边缘，试图从这混沌的世界本源中打捞出秩序，却都是徒劳无功？忘记你们一同面对的无尽的虚无和黑暗，冰冷的水流从你们的身上穿过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相拥着取暖，约定彼此依偎着，直到世界的毁灭淹没掉这生命最初的源泉？正是因为你忘记了，她才涉过万水千山来找你，穿越了无数暗流、漩涡和风暴，却无法靠近你，因为你已经认不出她了。她只能等待着你回忆，引导着你，暗示着你，等待着你，等待你终于想起你来自那混沌的最深处，于是同她一起回到极渊的最底部，在温暖的黑暗中共同等待末日的来临？

啊……啊……

快想起来，她到底来自哪里？我好去追寻她的脚步……

我被撕裂了。

我撕裂了。

我感到自己裂成两半，胸腔张开血盆大口，肋骨根根断裂，化作狰狞的牙齿。我感到这是永恒的撕裂，无尽的撕裂，我感到我正在承受的痛苦正是人类的历史承受的痛苦。人类的痛苦即是撕裂的痛苦，国家与国家，民族与民族，个人与个人，流派与流派，主义与主义，立场与立场，观点与观点，性别与性别，阶级与阶级……人类的理性靠着二元对立而觉醒，于是也承受了二元对立带来的永恒撕裂之痛，所以永恒之物必为幻梦，二元中的无论哪一极都是不可抵达的幻梦，真实的唯有永恒撕裂之痛……

撕裂之痛，向星空和向极渊的撕裂渴求撕裂了我带来的撕裂之痛……

我的永恒之光，我苦苦祈求的永恒之光……

啊……………

我崩解了。

## 五 微光

C 城每日新闻：

城郊的臭水沟中发现不明尸体一具，目前正等待亲属认领。

(The End)